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六輯

沈雲龍主編

耐菴奏議存稿

賀長齡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解

愈

齋

議

存

會

光緒壬午二月
在宗棠署檢

Wt200/09

序

先生與余爲從母舅弟蚤歲服官而余年尙幼未之見也道光辛卯先生奉諱家居乃得見於里第旣而以文爲贄先生心雖許可而抉摘甚嚴論文外而於地方之利病民生之休戚用人行政之權衡亦靡不縱談及之後余官禮部時先生巡撫貴州每寓書輒以立品勤學相勸勉猶前志也迨出守銅仁先生已前卒然每與黔之士大夫言及先生咸肅然起敬甚且歔歔泣下蓋以拊循十載遺愛在人今雖去任已久而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夫先生之政本諸學先生之學本諸心以學之所

得於心者達之於政而精神才力又足以擴大之故其政之行也如風霆之鼓盪而不見其迹如雨露之滋潤而不有其功至於顯晦升沈成敗利鈍固非所計也蓋先生之所能自盡者如是而已然先生自通籍以來敷歷中外垂四十年軒蓋所至不獨一黔就黔而論其敷政之規模余僅得聞其略而況合前後以觀所居之位既有崇卑所莅之地又分繁簡其間審時度勢通變無方苟無文可徵而欲周知先生之政績難矣余是以慮聞見之未詳而重有望於其後也往歲仲春其孫克繩乃盡舉先生在官時所存之稿本若干冊出以示余且

屬爲勘定余受而讀之於是先生之宦蹟乃得知其詳
焉因亟爲編次釐爲奏議十二卷公牘四卷校旣畢謹
志其梗概仍循詩文集之例曰耐菴存稿於虜先生之
文先生之政也而心之所存與學之所得具見於此矣
豈易得哉豈易得哉光緒七年歲在辛巳七月立秋之
二日湘鄉黃楷盛

湘鄉黃廣熊校字

孫克

繩謹刊

耐庵先生小像



貞溫且腴心慤且舒
文采照毒而氣象則
儒道德積躬咀味在
書儒林循吏信兼諸
由今觀之真丈夫得
不視為古人乎

羅汝懷贊何紹基書

皇清故兵部尙書雲貴總督善化賀公家傳

湘潭羅汝懷纂

公諱長齡字耦庚晚自號耐菴又號齧跛叟姓賀氏系出唐秘書監知章秘監居山陰會稽閒子孫多隸浙之甯波府定海縣康熙二十六年分定海爲鎮海定海二縣公之先隸籍鎮海自秘監二十五傳有諱宏聲者是爲公高祖以雍正六年任湖南按察司司獄子孫遂占籍善化司獄仁厚惠囚於衣糧厚於常格囚感甚爲位以祀於獄會祖諱士英祖諱國華皆早世妣皆節孝膺旌典考諱啟會性方嚴居恆不妄語笑子弟侍奉凜然

無敢咳唾。祖父兩世皆習法家言。佐郡邑治。三世竝贈如公官。贈公舉丈夫子八人。公次居第五。生而岐嶷如成人。弱不好弄。讀不釋卷。年十六。應童子試。輒冠其曹。明年辛酉。補學官弟子。又二年。居贈公憂。歲丙寅。入嶽麓書院。從羅鴻臚典受業。明年舉本省鄉試第一。聯捷成進士。改庶吉士。是爲嘉慶十三年。次年散館。授編修。旋充庚午科廣西鄉試副考官。二十一年。

簡放山西學政。二十五年。保送御史引。

見記名。旋轉左春坊左贊善。中間屢充文穎館協修。本衙門撰文。文淵閣校理。

日講起居注官當是時公以文學侍從之臣迴翔
禁近殆將一紀而

特達之知從此始矣道光元年四月出爲江西南昌府
知府故事首郡由大吏揀調公蒞茲任蓋出

特簡二年七月擢山東兗沂曹濟道四年四月署山東
按察使閏七月擢廣西按察使旋調江蘇按察使五年
四月擢江蘇布政使六年十二月調山東布政使七年
四月自江蘇入

覲

上曰汝聲名甚好今調山東非因汝曾任山東實因地

方難治也。五月赴任。未幾

命護巡撫。八年八月調江甯布政使。十年十月丁母嚴。太夫人憂回籍終喪。以心疾請假調治。十五年四月奉旨飭來京聽候簡用。八月授福建布政使。十六年正月調直隸布政使。旋擢貴州巡撫。五月

陞見。七月抵任。二十五年五月擢雲貴總督。二十六年降補河南布政使。踰年春病免歸里。復以雲南回案落職。二十八年六月六日薨於里第。春秋六十有四。公前後所歷官。及顯晦。升沈蓋如此。公資性沈毅。學問純正。故能敢言。敢爲。肩任宏鉅。道光四年大風壞高堰。清口

水澀

詔羣臣議海運協揆英和公連疏稱便而事涉初始節目繁重悉以爲難公報議謂海運之事其所利者有三國計民生海商也所不利之人有三海關稅僧天津倉胥屯弁運丁也三者之人所挾海爲難使人不敢行者亦有三風濤也盜賊也霉溼也所離海爲難使人不能行者亦有三商船雇價也倉胥勒索也漕丁安置也必洞悉夫海之情形與人之情僞且權衡時勢之緩急而後知事有必行某胥旦討論寢食籌度徵之屬吏質之濱洋人士諷之海客畸民眾難解駁愈推愈審更無疑

義說具復魏制軍書復爲圖說上之大吏於是江督某
公蘇撫安化陶公協力行之公乃擇諳悉洋面商人使
雇覘沙船一千五百餘號裝兌蘇藩所屬四府一州額
漕正耗米一百六十三萬三千餘石由吳淞出崇明奈
山北放大洋趨成山轉之杲以達天津水程四千餘里
往來不爽時日昔元代捭行海運造平底海船六十艘
運米四萬六千石其後船歲增造費且無算明王宗沐
以海道不熟失風鶯遊門而罷固其時海道未通又無
沙船之利亦講求不能如此之精也

成皇帝嘗詢江蘇何務最難對曰漕務因陳辦漕之難

上曰聞挑河頗認真何以回空之船如此遲滯公奏減壩本不宜開傾天下之財不能挑河故從古無挑法今挑辦亦不得法而合龍又非其時向來合龍在冬今冬水力能搜根離大汛尙遠故合後得安穩無事

上問江南官吏優劣奏言大抵循分供職者多實心辦事者少又言用人之難人才多格於例求

朝廷不拘成格道光中大學士寶興奏請嚴禁奸商錢票公議覆略曰政在便民道崇簡易錢質繁重難以致遠票則無須運載而可交易遠方錢有良惡數易混淆票則毋庸揀數無宵小盜竊之虞水火沈失之患三利

可徵應請一仍其舊。又議覆嚴塞漏卮。奏曰：論罪必貴衡情。吸食鴉片之人。徒以自戕軀命耳。而與殺人同科。毋乃過當。且科條愈重。則勾結愈密。摘發愈難矣。某御史奏請查禁漢奸盤剝苗民。

詔公議覆。奏曰：苗疆自前撫臣嵩溥查辦保甲之後。盤剝津折等弊。均經奏明飭禁。但須實力奉行。無須更設科條。原奏謂流民漸少。今殊不然。自臣履任以來。興義各屬已無不墾之山。而客民仍多趨之者。則以興義地賤也。然地多煙瘴。新徙之民。輒多歿。故地不加廣。會無人滿之患。言者乃謂客民獲利甚豐。半皆廣田畝。而

峻牆宇母乃偶見一二遂以概之千百若使自擊流民之苦必不忍爲是言也黔不產鹽布帛又貴類皆挹注於他省苗民借居巖洞所饒者雜糧材木耳非得客民與之交易則日用無資所有亦莫之售脫且苗民務耕作而不知貿易客民耐勞而儉用多就穀賤之地爲家是未嘗不兩相資益若謂紛華靡麗皆由客民導之以至窮乏則漢人中昔稱富戶今爲貧民者又將誰咎盈虛消息物理之常卽無客民固不能保苗民之常富也而臣細察漢苗情形則更有數端一則苗民實爲漢民害一則苗民自爲害一則土目土司之爲苗民害一則

苗民之爲土目土司害洞悉隱結縷析條分而要以釐剔之餘漸移習染庶幾革薄從忠焉御史田潤奏請團練鄉兵已爲璧昌劉韻珂梁寶常諸臺吏先後奏駁公是時撫黔亦請召募訓練土兵

上以團練旣經指駁恐無實效公覆奏曰瀕海各省五方混雜團練鄉兵動踰數千不免恃眾恣肆故辦理爲難黔省土曠人稀岡嶺叢雜奸宄最易出沒苗俗習於獷悍又多剽掠故良懦民苗自相團結以資保衛漢民謂之齊團苗民謂之估榔州縣因兵役不敷亦每捐貲添募守卡巡查是雖無土兵之名早有土兵之實此其

爲數不多又皆散布無虞擾累實裨巡防若恐日久視
爲具文此則有治人無治法凡事類然未宜因噎廢食
也公之持論侃侃無稍阿諛大率如此而其爲政之大
端更有犖犖可紀者一在恤民一在恤吏一在育人材
一在講武備南昌爲豫章首郡公私繁劇案多委員承
審往往玩延不結民受其累公別設自理讞局詳定章
程局員以勞績績公日與諸員會食卽席研究情實辨
詰疑難諸員欲備諮詢不得不先自詳察公又與之縱
談古今放懷暢飲脫遺拘檢使得盡其辭意其時案無
畱隳民大感悅城外野寺厝柩數千公示限三月遷葬

力不能遷則官爲葬之。歷年積殯數月一空。山東屬地
平行水鮮歸宿。公諭民按地爲溝洫以資灌溉。溝旁種
樹枝葉茂密。由是收穫倍常。行旅亦便。臨清州馬進忠
等既以習教謀逆。伏法而臨清營署獲揭帖臚列僞號。
尅期七月十五稱兵舉事。內有進忠餘黨及附近州縣
人名氏凡數百人。一時驚懼。悉欲按拏。公曰。焉有謀爲
不軌而以姓名月日告人者。是貽害平民也。尋密知進
忠案由州人徐化隆舉發。邀賞未得。化隆死。其兄慶隆
聞進忠餘黨林老仲潛回。欲藉此興獄爲倖功計。讞定
誅慶隆。旁無株累。公之赴黔也。沿途諮詢。知黔民所苦。

無如詞訟拖累履任卽以聽訟之勤情爲察吏之權衡并以清理詞訟查辦匪類約束差役之法逐條申明頒示各屬復慮匿案不報飭將上批自理新舊各案分已結未結按旬開報以便稽核使功過分明瑕瑜莫掩由是而吏勤其職黔中多山少田不產布帛舟楫渺通商貨難致公目擊貧黎藍縷衣不蔽體盡然憂之乃刊布蠶桑編木縣譜於楚豫各省購緜子二萬六千一百餘斤通頒各屬使之栽種設局雇匠教之紡織及成紬則勝於遵義之橡繭布則賤於客貨民大便之社倉舊法春借秋還每多逋負公於黔省各州縣添設義倉勸諭

官民捐輸增義穀三萬三千五百餘石。改出借爲平糶。責成紳士司之。穀貴則碾米減價出糶。銀存於官而數記於紳。穀平糶還。穀交自紳而銀發自官。互相稽查以杜其弊。倡建尙節堂爲房舍百五十二間。收卹嫠婦。堂外建義學三所。延訓蒙師以教其孤。建及幼堂收養無依童。卹教之識字習技藝。至年十七始令其出。時仁懷逆匪謝法真聚眾焚劫。就擒伏法。公以逆產荒廢。奏懇賞入二堂。益資養贍。公居官涖事未嘗規避處分。深躋新吾呂氏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之言。而於屬吏公過亦肩任之。嘗言爲長吏者必恤屬而後可以責屬。當

旬宣東省時查朮州縣未結舊案交代一百九十六起。奏請勒限一年完結。遲延處分。概予寬免。因念山左州縣素稱瘠苦。所入本歛。又病攤捐。非量爲變通。莫蘇其困。乃具奏曰。臣於實虧各員。從嚴參辦。不下數十起。各牧令亦豈罔知警戒。而究不敢謂此後遂無虧空者。則以致虧半由於攤捐。況辦公有費。贍家有費。應酬鄉黨親朋。又有費。供給過往差使。又有費。已爲竭蹶不遑。而以從前懸缺之項。攤之於事後無涉之人。揆之事理。詎爲平允。徒以官項不便。無著耳。不知攤扣太多。不但無補於國計。實於吏治民生。大有妨礙。應請將盤查案內

之二成。緩俟曹工三成攤完後，再行接攤。其常年捐款，由臣酌量刪減，而最苦州縣免攤。公既調江甯，以清查未完奏留月餘。是時舊案未結者僅十數起。公以清釐於前尤不可不預防於後，乃申飭新案交代二參之例。其款目分應領應攤應交應賠，使抵款皆歸有著。通省倉庫一時頓清。東昌泰安兗曹等三十餘州縣，舊於衛河水次兌漕，時日甚迫，米有不足，則於水次買補墊兌。而旗丁藉例索詐，不遂則并現米不收，徑自開船出關。州縣無如何。公奏言：天庾正供所重在米，但以乾潔爲準，不必以買補爲非。今東省關內州縣計開廢以至

兌運爲期不及一月以數千至萬餘石之漕尅期收足於旬日間則必所屬糧戶無一玩抗無一疲乏而後可又須於旬日之間將數千以至萬餘石之漕運於數百里之水次則必風雨一無阻滯車輛一無損折而後可揆時度勢實所不能乃必泥於不準買米上兌之例徒供旗丁訛索以苦此數十州縣若更相沿勢必日甚誠不可不思所變計也又以發遣軍流徒犯由府解司遠者解道之例長途疏虞往返耗費請改府屬解府州屬解州直隸州解道以免苦累皆奉

俞允其後撫黔山徑崎險押解尤艱亦以此法奏改焉

恤民如彼恤吏又如此故公所至旻庶懷德而急公僚屬感恩而思奮雖黠猾之吏莫不更革而士林尤喁喁向化也初公居詞垣藉授徒脩脯自給誘掖勤懇十數年中成就百輩視學山西於晉陽書院增益膏火釐正條規不時召入公廨授之餐而課試之按臨所得佳士資送會城肄業試竣復擇其尤攜入京師黔地瘠苦文教未興或連數廳縣無一義塾公謂諸守令自三代以來士失其教惟書院之制會生徒講習爲近於古而崇教化厲人材固有司者之責於是倡廉勸建凡貴陽銅仁安順石阡等府普安八寨郎岱松桃等廳黃平州普

定天柱永從甕安清平興義普安等縣皆興立書院義學并上其事於

朝各予獎敘其於省會書院重定條教分上內外三舍隨才造就諸生日所讀書填注簿冊公餘親往試背并摘問要義以爲升黜復下其法於州縣令倣行之貞豐州向無拔貢入寨廳童試向附都勻府取進無定例銅仁府縣松桃廳向附鎮遠石阡向附思南路遠費繁憚於跋涉公奏請增設銅仁石阡考棚貞豐八寨貢額學額黔士奮發興起權聲雷動巖陬僻壤羣砥於學先是公居息在籍以鄉閭師資不廣往往失學出貲分設義

學四所延師課讀美意良法具見文集扶風學舍記中
蓋公生平以培養人才扶植學術爲事故汲汲不遺餘
力要以成效其於治兵亦然御史花誼春請飭邊疆認
眞訓練公議覆曰兵必與將一心而後可用平時各將
所轄之兵卽令各將自爲召募自爲訓練遇有征調卽
令自將以行則責有專屬練之必精恤之必至束之必
嚴恩信既能相孚威令自能相攝將必與將一心而後
可用傳曰師克在和和非詭隨之謂也節制明則分定
分定則輒順順則和矣平時果能節制行兵自有紀律
韓信之多多益善用此道也有制而後能和也兵必與

兵一心而後可用。曹劌論戰全以氣勝，心齊則氣盛，心散則氣衰。以五方糾合之眾而欲其協力同心，全在平時整頓聯絡。管仲軌里連鄉之法，所謂晝戰日相識，夜戰聲相聞，患難足以相死，者用此道也。尤須使知全家參養悉出，天恩所得錢糧無非民力，常與講明激發，人孰無良詎不感奮。二十三年遵

旨保舉武職。奏曰：臣聞練兵必先擇將，大將必有統御之才，戰將必有折衝之勇，卽下而偏裨亦必才氣實能獨當一面，而後可無僨事。要末有不嫻明紀律與士卒同甘苦克勝將帥之任者，紀律一壞何變不生。歷稽前

史將之以貪敗者覆轍相尋則常失之於先才後守謂殺敵致果不必稽其素行耳實則素行既乖豈能服眾卽小有才幹亦且予智自雄動輒誤事是所謂才者非才也雖使詐使貪用人不拘成格然貪詐卽果有才亦但可爲人使而不可以使人但可取濟一時而不可恃爲長策必其明階級以修軍政汰虛糧以實軍伍勤訓練以振軍威舉事一出於公故人不致犯否則利令智昏舉錯乖謬雖復按期操演亦何益哉公在黔中召募士兵一千餘名每士兵十名半習火鎗半習刀矛遇有營兵出缺士兵併入挑選歸伍仍募補以符原額奏請

省中糧儲道加兵備道銜所轄貴陽石阡平越仁懷等處營分責令稽查年終結報一次籌款添贍軍倉穀千餘石遇穀貴時移營酌借於月餉內次第扣還隨時買補又以地方盜案例應文武會捕而武營往往不能得力通計黔省文武養廉不過八萬而武職廉俸兵餉多至八十萬各營將弁多於文職數倍兵丁多於差役數百倍下游古州鎮遠二鎮之兵不下二萬承平既無徵調卽當責以緝捕追逃逐捕非捷不可格鬪擊刺非勇不能躡險搜窩非膽不敢緝捕固征討先資也法當於百名內挑選數名令其專拏盜賊免派雜差擇弁管領

日習拳棒刀矛鎗礮火箭跳澗等技分隸府廳州縣文員并轄計功拔補管領將弁亦與計功不力則過亦同之無事時仍就各營操演不使曠廢如此則兵非增設餉不虛糜公先爲議使人共曉復奏行之當是時公私憂旤變將萌軍政廢弛亟思整理以固邊疆會提督某入

覲極陳公能飭武備未幾

命總督雲貴公泣滇日申做營規八條嚴操守講紀律恤兵丁勤訓練勤緝捕和輯民夷嚴禁洋煙勤修軍械通飭滇黔鎮將使察所屬分三等出具考語冀甄察材